

政府行文和教师授课不是网络聊天

■李英锋

4月1日起,《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正式施行。以后,不合规的网络语言将不能出现在政府的红头文件和教科书中,比如“屌丝”“高大上”“白富美”“喜大普奔”等。

就像上海市在2011年禁止在高考语文中使用网络词语一样,河南省此番禁止在政府公文和教科书中使用不合规的网络语言也激起了舆论的反弹,不少网友认为,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不可回避的新潮流,已经被很多人接受和使用,甚至连一些主流媒体都使用了个别网络词语。在公文或教科书中禁用网络语言是逆流而动,保守,不通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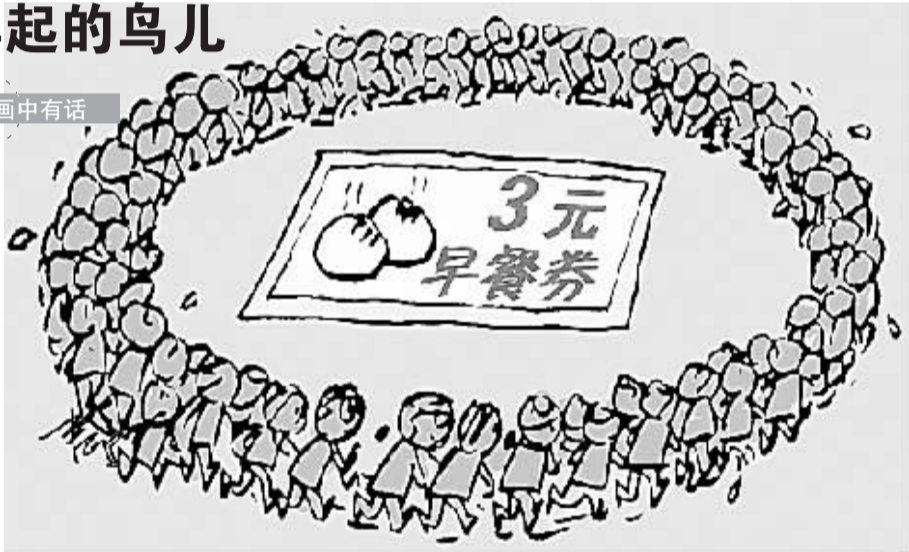
笔者以为,这种质疑声、反对声并不理性。诚然,网络用语很时髦,很流行,但政府行文和教师授课不是网络聊天,公文和教科书的语言应该标准、规范、严肃、清晰,而网络用语都非常随意,没有什么规矩可言,有的非常模糊,存有歧义,有的则含有不健康的信息,让这样的网络用语进入公文或教科书是不合适

的。诚然,语言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需要不断的发展完善,吐故纳新,官方语言、书面语言对网络语言不应该绝对排斥。但是,把网络语言“扶正”应该严谨,应该顺应语言发展的规律,应该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网络语言要表达清晰、能与正规语言自然地融合衔接、被广泛使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且不能对正规语言形成破坏,不能造成混淆,误导公众。除极少数网络语言符合要求外——如“晒”“给力”“雷人”等,绝大多数网络语言都在这个底线之下。网络语言的主要问题就是寿命太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来也一阵风,去也一阵风,长的或许能够各领风骚三五年,短的只能各领风骚三五日甚至三五天。把稳定性很差的网络语言纳入官方用语或书面用语的范畴有操之过急、盲目跟风之嫌,是一种不科学、不负责任的态度。

网络语言泥沙俱下,多有糟粕,而主流语言的发展需要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在主流语言和网络语言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给主流语言设个吸纳网络语言的门槛或者观察期,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早起的鸟儿

画中有话



■文/小强 图/春鸣

24日,郑州大学的操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先后有3000多名大学生早早起床到操场上跑步,有人感慨,“像开运动会一样,好久没看到有这么多人来跑步了”。原来,这是郑州大学出的一个新招:早上起床到操场上跑两圈,就可以领到3元早餐券,目的是鼓励学生早睡早起勤锻炼。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宝贵的格言似乎主要对18岁以前的学生有效,一考上大学,

昔日悬梁锥股刻苦读书的大好儿郎就开始睡懒觉了,这是让许多大学管理者烦恼的事,对自身的此种状况,许多大学生不是没有不安,而是缺乏毅力去改变,再加上众人皆睡而我独起,也显得另类,就继续倒头重睡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郑州大学用一个小小的物质刺激让大家早上跑起来。有人早起是为了赶那3元的免费早餐,有人其实就是用这个做借口,来督促自己早起早锻炼。不论手段如何,早起早锻炼的目的达到了。这个做法是有功德的。

“植物大战小贩”未必是好主意

■邓海建

“小西门龟背立交桥底层,摆了数百盆盆栽植物,感觉环境好多了。”24日,细心网友在昆明龟背立交桥下发现了“好风景”,并称赞这是一个治理占道经营的好方法。此前,立交下占道经营已成城市“顽疾”,治理也陷入整治一回潮一再整治一再回潮的怪圈。为此,地方城管部门还采取了引摊入市的办法,并召开了听证会,却引发了新的矛盾。(3月25日《春城晚报》)

这不是“植物大战僵尸”,而是“植物勇斗小贩”。昆明城管也是不得已,占道经营屡禁不绝,又不能暴力执法,事情还得妥善解决,据说也曾想办法“引摊入市”过,只是效果寥寥。最后只能寄望植物占道来挤走成群商贩,实在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个办法,好处似乎是明摆着的:一来,节省管理成本。譬如去年,针对龟背立交桥下摊贩占道经营难以管理的问题,昆明市五华区城管局、五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联合派出了80多人的执法队伍常驻龟背桥下。效果是有了,只是这样的人海战术,每天的盒饭成本也很吓人。二来,盆栽还能美化城市、净化环境。尤其在雾霾遮天蔽日的时候,以盆栽占道,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减少污染,可谓一举多得。

但仔细琢磨一下:“植物大战小贩”,虽避免了直接的肉搏战,说到底还是“堵字诀”。有几个问题,还是令人百思难解:立交桥下竟然能发展成为风生水起的大市场,占道经营禁而难绝,职能部门早干什么去了?在小商小贩们深语其间的“破窗效应”之前,常态职能监管无须为今天的麻烦担责吗?再说,“引摊入市”的想法固然是疏导之计,但引到哪儿去、门槛高不高,都是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摊位费过于傲娇、正规市场又过于路途遥远,小商小贩又如何“自觉”前往?

有需求,则有市场。这话自然不是说“占道有理”,而是面对一个不合规却蓬勃的马路市场,职能部门更要看到暗涌在背后的民生之需。摆盆栽,其实也不是长久之计,看管稍有松懈,难免还会有小贩见缝插针。最后的最后,总不可能因噎废食地在人行道上刨坑种花。如果较真地说,“植物大战小贩”,本身也不是个合规的良策。因为盆栽占道或者小贩占道,从路权意义而言,其实都是侵害了行人的合法权益:小贩没有立锥之地了,行人走起来也要弯弯绕绕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植物大战小贩”未必是个好主意。起码,那些被挤兑走的小商小贩们,他们不是植物,要生存要呼吸,而摆摊的生计,该往哪儿去呢?

短评

从医新纪录

■邵宁

102个!这是我身边一位医生周六一天的门诊病人数!这位医生是上海市一家三甲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这个数字虽然没法载入吉尼斯纪录,但也创下了他自己从医20多年来的纪录!

这个数字有很多让人感叹之处。第一,医生好辛苦。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以9小时计,每小时诊治11.3个病人,这是中间不吃饭、不上厕所的平均数,当然看门诊时原本就不能接电话,不能看手机,不能刷微信……事实上,最后一个病人看完,已近6点了。平均每个病人就诊时间只有5分钟!这位医生依靠多年锤炼的医术、态度、经验,其间没有发生一起病人不满、抱怨和纠纷,也成功地防范了102次可能发生的风险。

第二,医生劳动的廉价。因为是双休日门诊,所以即使是主任医师也不挂专家号,一个病人挂号费仅14元,医生的诊费仅三四元,与快递员差不多。

第三,双休日门诊爆棚,说明病人有需求。许多人平时要上班,不那么急的病就等到双休日来看。当天另一位门诊医生是年轻医生,也看了60多个。即便如此,该科还是提前停止了挂号。

那么,是不是双休日该多配几个医生?但配多了医生,是不是会引来更多的病人?而且医生平时已经够辛苦,双休日再要增加上班频率,不太人性化。那么,是不是医院应该增加医生?在2000多万人口的上海,许多医院已成“航母”,再无扩容余地。归根结底,看病何时能不难?医生何时有尊严?如果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医改才能算成功。

无论如何,102个病人都是个不正常的数字。试想,如果你从早到晚要面对100个愁眉苦脸的陌生人,要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要为他们找到解决方案,还能不能保持10小时的笑容?请那些向医生和护士动武的人,了解一下这个数字,或许可以放下拳头。

被老同学炫富所伤 是自寻烦恼

■杨朝清

近日,家住陕西西安市的公务员李应(化名)送走了来度假的老同学。毕业分别快10年了,老同学已是金融界新秀,而自己依旧是个普通公务员,自己挖空心思为同学准备当年最爱的菠萝,却遭到“嫌弃”,宴请时也被人家抢着买单,这让李应很受伤,甚至要考虑转行。

老同学相聚本是人生一大快事,却由于夹杂了炫富、攀比等因素,让情感交流的聚会变成了名利竞技场。李应的经历,只不过是同学聚会走调、变味的一个缩影。

炫富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转型时期屡见不鲜。总有一些人利用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建构身份、赢得社会认同。明晃晃的手表也好,抢着买单也罢,老同学用形形色色的消费符号,向李应传递出“不差钱”、“混得好”的信息。

老同学炫富虽然让人不舒服,但这名公务员完全没有必要“被炫富所伤”。在一个流动迅速、充满活力的社会里,某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本来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情。在利益多元化时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不论是做公务员,还是投身金融业,抑或从事其他行业,还是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面对同学聚会上的炫富,需要多一些“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淡定。拥有笃定的人生信仰和强大的内心世界,面对五花八门的炫富,才会少一分“被炫富所伤”的自寻烦恼,多一分自信与从容。